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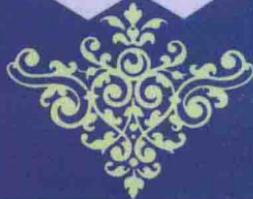
風中的玫瑰

克莉絲塔·簡森○原著
葉水心○譯



Wind
by Krista Janssen

浪漫經典214



林白出版





風中的玫瑰
Wind Rose

原著者 : Krista Janssen

克利絲塔·簡森

譯 者 : 葉水心



浪漫經典之 214

風中的玫瑰

Wind Rose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4·12月

原 著：Krista Janssen

譯 者：葉水心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孫慕貞／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蘿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 7754401

傳真：(02)7714300

劃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 價：新台幣 180元

初 版：八十三年十二月

國 際 書 碼：ISBN 957-593-684-1

國 際 中 文 版 權 經 原 作 者 代 理 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出版發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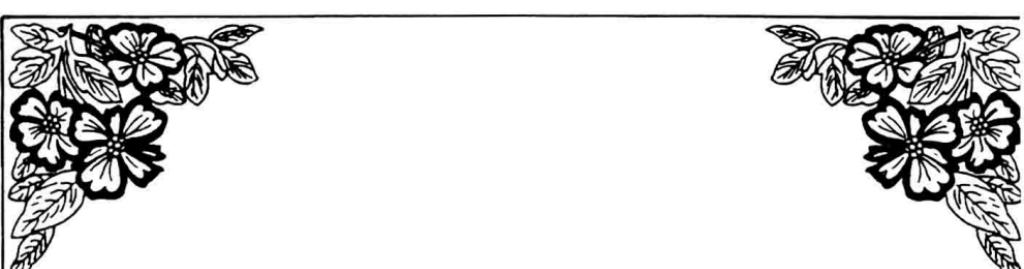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風中的玫瑰
Wind Rose

原著者 Krista Janissen

譯者：葉水心



原著書名／ **Wind Rose**

by Krista Janssen

國際中文版授權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4 . bv Rhoda Pool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Pocket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 214

風中的玫瑰

Wind Rose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4·12月

原 著：Krista Janssen

譯 者：葉水心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孫慕貞／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 行 人 **林** **蘋** **果**

發 行 所：**林** **蘋** **果**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址：台北市羅江路74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125681

傳真：(02) 7125681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書版合營公司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 價：新台幣 180 元

初 版：八十三年十二月

國 際 書 碼：ISBN 957-593-684-1

國 際 中 文 版 權 經 原 作 者 代 理 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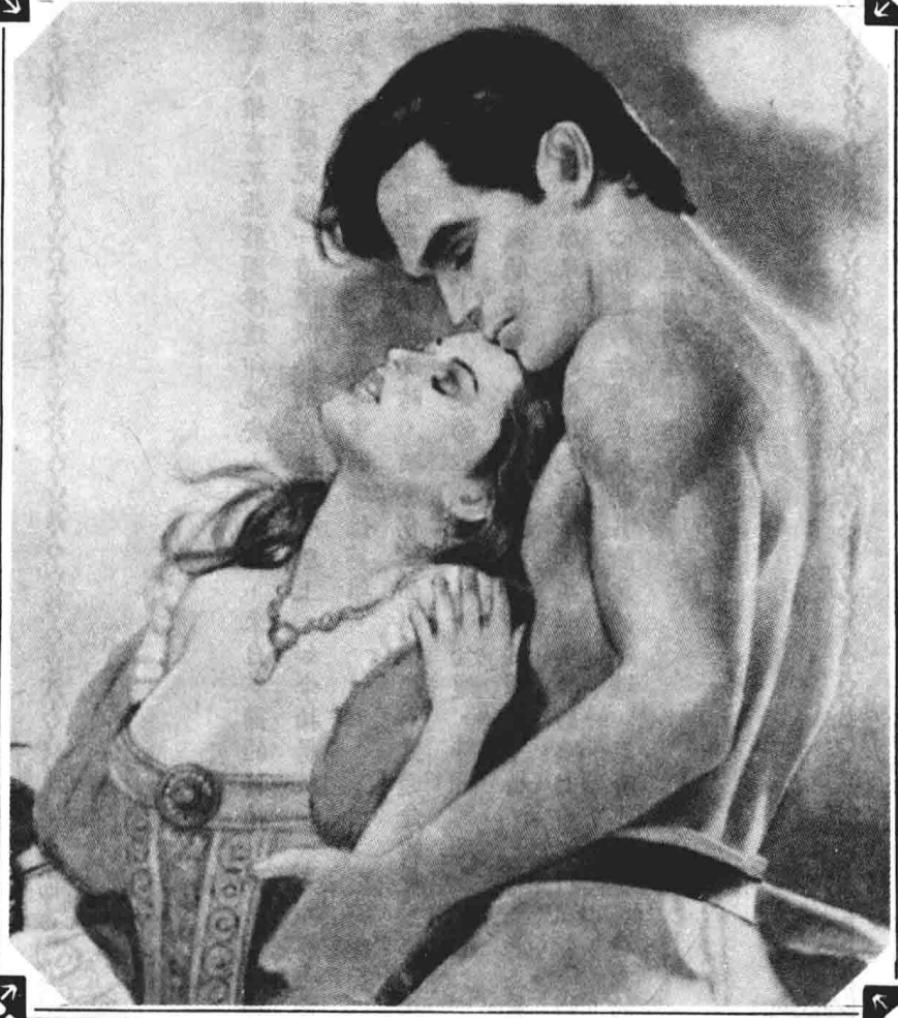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當年薛家的維吉尼亞莊園慘遭印地安人的劫掠，來自英國的韓柏恩男爵負傷將曼笛救了出來，這段記憶一直深深蝕刻在她的心版上。如今柏恩統領一支類似海盜的船隊，而長大的曼笛仍秘密地愛著心中的那位英雄。

而當她貪婪的異母兄長建議聯姻時，柏恩竟然加以拒絕。更過分的是，他竟然安排將她嫁給一位老邁的男爵——以她的心換取一大筆金錢，替她的兄長償債。

視狂風巨浪為家常便飯的柏恩，志願護送曼笛前去百慕達完婚。見到這個美麗出塵的女孩，柏恩恍悟她原來是他的命運之主宰。在那熱帶島嶼上，他們似乎終於尋到了幸福，可是一個處心積慮的陰謀正展開其險惡的破壞，只有比夢想更珍貴的愛情才能面對清教徒社會對巫術的無情指控……



ପାତାରେ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背景介紹

一六九二年在美國新英格蘭區麻薩諸塞州沙林鎮掀起了一連串的審巫行動，著名的神學家兼作家梅嘉頓牧師對這次審判有重要影響。

梅嘉頓是屬於第三代清教徒，生於波士頓，一六八一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他的佈道風格特殊，往往對信徒作毫不容情的嚴厲斥罵。他也致力於醫學研究，尤其是當時流行的天花預防接種術。

另一方面，當時英國對新世界殖民地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年輕貴族在維吉尼亞州占地蓄奴種植菸草，同時也藉以逃避英國國內克倫威爾革命後清教徒的統治。另外有一派英國人則殖民於麻州灣一帶，主要是屬於勤勉的中產階級，多從事漁業、造船和經營小型農場。

距美國六百英哩的百慕達島也是殖民投資的對象，雖然土壤不適合栽種菸草，但怡人的氣候與便利的地理位置仍吸引了許多不同種族教派的移民。

序幕

一六八五年十月 維吉尼亞州

曼笛目睹了全部經過——從最初一道道的煙飄過村莊上空，到那令她永遠難以忘懷的恐怖景象。要不是韓柏恩爵士把她的臉轉過去，靠在他撕裂、染血的襯衫上，她一定早就昏迷過去了。

那是一個暖和的小陽春清晨。溫柔的微風帶著憂鬱的氣味，彷彿知道夏日已逝，而冬天必將來臨。屋子與暖天用廚房間的通風道遍植著蜀葵，蜜蜂依舊環繞其間嗡嗡地叫。仰望是蔚藍的穹蒼，空氣靜止不動而且暖融融的，猶如八月慵懶的白晝般。越過田野那邊，詹姆斯河在茶色的陽光下閃閃發光，緩緩地流向乞沙比克灣。

就在那溫煦的早晨，濕氣瀰漫的晨曦中，十一歲的曼笛往分隔河流與石楠莊菸田的橡樹林走去。石楠莊是她兩代同住的家園。她一手握著釣竿，一手拿著櫻桃餡餅。

由於石楠莊與詹姆斯城的殖民地相距甚遠，她沒有什麼玩伴，也沒有什麼娛樂，除了騎

騎她的小馬，就是在母親膝上唸唸日課。她同父異母的哥哥菲力比她大太多了，玩不到一塊兒。他現在十九歲，完完全全是個大人了，而且多半的時間都花在幫父親管理那三萬英畝的田產——那是說當他不在威廉堡青年學院上課的時候。

反正她也不要哥哥陪，她一邊想著，一邊在河堤旁的林蔭處坐下來。她脫掉鞋襪，斜躺在高高的草叢裡。雖然菲力是她唯一的手足，但他的態度一向很明顯地表現出他視她為討厭鬼，根本沒興趣理她。他習慣盡可能地避開她，除非是可以利用她替他家常便飯的惡行當代罪羔羊，那當然就另當別論。而既然她非常精於閱讀與算術，也擅長馬術，他便抓住每一個機會去輕視她的努力，貶低她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只不過是個蠢丫頭，」他常鄙夷地說。
「除了生小孩以外，沒什麼用處的笨蛋。」他又不屑地加上一句。

菲力的母親是他們父親的第一任妻子，一位尊貴的英國淑女，她在維吉尼亞的第一年便因難產而死。曼笛的母親則是個詹姆斯城女孩，帶有剛強的拓荒人血統，出身沙福克郡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曼笛熟練地把一條扭動的小蟲放在魚鉤上。這是她從一個黑人那裡學來的技藝，讓她有一種愉快的成就感。菲力是絕不碰這種蠕動的小東西的，甚至就算他願意幫她也一樣。總之，沒關係，她在心裡下著結論，將魚鉤撲通一聲拋入波光閃閃的河中。石楠莊農場大得足夠他們兩人各擁天地，井水不犯河水。她祖父最初位於河畔的粗陋房子，他們早就廢棄不住，改

住到山上寬敞的磚屋裡。由於維吉尼亞肥沃的土壤生產出全世界最優良的菸草，農場繁榮的程度遠超過維吉尼亞公司最大膽的預期。

坐在翠綠的林蔭下，金色的陽光透過葉隙斑駁搖曳地灑落下來，曼笛感到十分地滿足。她要永遠待在這個安全親切的環境裡。倘若菲力如此急於把她嫁到某個遙遠的地方生兒育女，那他是注定要失望的。一到適婚年齡，她會找個來自詹姆斯城、在村裡上學的健壯男孩結婚。然後她將偕夫住在石楠莊，而丈夫會成爲她農場工作的好搭檔。他們將一起建立自己的家園，並且跟她哥哥和平共處。當菲力結婚時（要是有女孩肯嫁他的話），她會很高興有個嫂嫂，而他們的孩子們就在這個河堤邊玩耍。

她把頭枕在肘上，深深地呼吸潮濕的泥香。她咬著多汁的餡餅，讓那粉紅色的甘美滋味沾滿唇齒間，而餅屑則在她不注意間掉入棉衫裡。她輕嘆著，伸出一隻腳踩進河牀邊的沼澤裡，將濕冷的軟泥在趾間擠弄著。

她如夢般地任思緒飄向昨天剛從英國搭船抵達這裡的高雅青年。唔，他並不比菲力大多少，約莫二十歲左右吧，她猜。可是她父母卻奉他爲上賓，好像他是威廉國王似的。昨晚他們在飯廳設宴款待他，豐盛的程度是她前所未見的。新鮮的鱈魚先上，接著是美味多汁的羊排，再來是奶蛋麵包和烤甜薯，然後則是甘美的甜酒奶油派和櫻桃餡餅（最後這一樣就是她現在正在享用的）。

當然，她被安排坐在餐桌的末端，讓她可以露露臉，但不准有聲音。市長和他的夫人也出席了，還有幾個鎮議會議員和崔斯克牧師都來了。

然而，她的注意力卻集中在他們的貴客身上——其他在座的人事實上也一樣。這個人就是韓柏恩爵士，溫爾斯伯爵的次子。她有生以來從未遇見過比他更迷人、更美妙的男子。一位真正的英國爵士，一位船長，居然就與她同桌用餐，而且就像她那些英國傳說與童話故事書裡虛構的王子那樣英俊。他的眼睛湛藍如櫻鳥的羽翼，長期航海則使他的皮膚曬成了古銅色。他的鼻梁挺直，下巴中央略呈凹陷，鬍鬚倒是刮得很乾淨。他的頭髮烏黑，沒梳到腦後紮在頸背的時候，便濃密地鑿覆在前額與耳際。冗長的晚宴中，她一直細細地端詳他硬挺的褶領上優美的側面，那似乎是男性美的極致。而且他身材很高——比菲力高，甚至比她父親還高。但最美的是他的笑，沒有任何矯飾，並散發出溫暖和幽默感，彷彿生活就是一場有趣的遊戲——他則非常地樂在其中。有一剎那，他對她微笑，她趕緊垂下眼睛看著面前的盤子，可是他的容貌卻已鏤刻在她的記憶裡。

她作夢也想不到真實世界會有這樣的男子。只是他的來訪卻如此短暫，多麼教人失望。

昨天和今天他都忙著跟她父親及菲力外出視察菸田。畢竟，柏恩爵士是維吉尼亞公司的高級主管，而這家公司對殖民地贊助頗多。他的職員便是確使該公司的收益圓滿達成。明天，他將前往北方的波士頓去和她叔叔夏戈會面，夏戈也是維吉尼亞公司的大股東之一。好可惜哦

！她輕嘆著。如果她能嫁個像柏恩爵士一樣高貴的丈夫，她甚至也許會考慮把石楠莊整個留給菲力。

她剛吃完最後一口餡餅，吮著手指上的甜汁，這時卻看到遠方有煙柱升起。不像是平常做飯的白色炊煙，而是打著旋的塔狀黑煙。

她丟下釣竿，踮起腳尖，極目往西北方的地平線眺望。火勢可不小。

她聽見遠處傳來叮噹聲：是警鐘——鐘聲響自詹姆斯城下議院旁邊的教堂尖塔。

她火速穿上鞋襪，急奔回家。她衝過菸田，越過引水溝渠上的木製步橋。

她跑到快接近家門了，卻突然停步，嚇得目瞪口呆。

印地安人。起碼好幾十個印地安人正成羣地穿越環繞主屋四周的圍籬地，衝進僕人的小屋和菸房。他們大聲鼓譟地羣起進攻。有些拿著斧和矛，但更多的是配備英國手槍。她的父親在哪裡？菲力呢？還有田裡的工人呢？都到哪裡去了？

忽然她看到一個塗紋彩的野蠻人把她的母親拖上陽台。當那些印地安人的刀刃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時，她聽見母親瘋狂地尖叫起來。她摀住耳朵，可是卻無法將視線自那恐怖的景象移開。尖叫停止了，印地安人把她母親的屍體丟到一旁，從陽台上跑開。

曼笛雙膝癱軟在泥地上。她震驚地注視著，眼睛瞪得好大，心臟怦怦地跳，胃部翻湧起一股股的膽汁梗在喉嚨。這真是夢魘般的可怕情景。平常愛好和平的包哈丹人怎麼會變成殺

人魔呢？

槍聲此起彼落。幾個田裡的雇工正從茅屋裡開槍反擊，但這些茅屋很快地便陷入一片火海，而奔逃的雇工和他們的家人全都遭到毫不留情的砍殺。這是一場大屠殺。

此時，一個身穿白襯衫的騎士，從牧場的另一頭疾馳而來。他朝那些咆哮的野人開了兩槍，然後揮動他的劍。

那些印地安人開始有組織地撤退。顯然他們已達成所有計劃，並且擄獲了戰利品。一個揮舞著一枝銀製燭枱，另一個甩弄著一件黑綵披風，還有一個則將石楠莊女主人的頭皮舉得老高。他們向林中跑去，勝利的歡呼響徹寧靜的午後。

穿白襯衫的騎士於是策馬直追。最後一次槍聲響起。那騎士被彈回鞍座上，險些摔下馬來。不過，他很快坐穩，並且勒住他發狂的種馬。

曼笛跳起來跑向他。「爵士……柏恩爵士，」她大喊著。「我母親……哦，求求你……救命啊！」

另一個騎士也飛奔而至，他陡然地勒停了馬，然後跳下馬來。

「菲力！」曼笛尖叫道。「媽媽……在陽台上！」

曼笛和她哥哥以及韓柏恩同時趕抵前門的台階。

菲力轉向柏恩爵士說道：「我父親已經死了。母親……哦，我的天！」

她聽到了菲力說的話，可是一看見她母親鮮血淋漓的半裸屍體橫陳在敞開的前門邊陽台上時，她便僵在那裡。奇怪的是，她也看到五彩款擺的蜀葵頭穗並置在屍體旁，那是她母親在維吉尼亞夏季期間照拂有加的蜀葵。

「不，別看！」一個命令似的聲音從她頭頂上面傳來。接著一雙強勁有力的手將她的臉轉開去，強迫她把頭埋入一個寬闊、潮濕的胸膛。她喘息著，恐懼使得她全身顫抖，不住地抽噎。她緊抱著這個人，拚命地試圖將這惡夢般的景象從眼底抹去。

「我來把這女孩帶進屋裡，」菲力說道。「韓爵士，你受傷了。我們去村裡幫你請醫生來……如果他僥倖逃過一劫的話。我雙親……已回天乏術了……我的天啊！」他泣聲道。

曼笛整個人昏昏沈沈的，她的頭暈眩不已。菲力把她從那舒適的臂彎裡拉開，半拖著她繞經她母親的屍體進到屋裡，然後把她拖上樓，推入她的房間裡。

「丫頭，待在那兒，」他命令道。「沒有我的允許，不准出來。妳真該好好慶幸自己沒像妳母親那樣被剝頭皮。」

菲力離去後，她往牀上一倒，注視著掩上的房門。外面白楊林間的風聲輕哄著她沉入恍惚的狀態中——沒有恐懼，沒有連貫的思想，也沒有感覺。彷彿過了許久許久，她橫躺在牀罩上，閉著眼睛。而後淚水便滾了下來，起初是慢慢地，隨即傾盆而下。好幾個鐘頭過去了，她不知不覺地陷入一種半意識的狀態，到天黑以後才醒來，因驚駭與不確定感而戰慄著。